

那时候,他心里喜欢她,却没有机会告诉她。他不知道,捅破了那层窗户纸,她是否能接受他。他的年龄,毕竟比她大10岁,况且,家境也不富裕。种种不利因素,使他成为一个剩余的大龄青年。而她,年轻漂亮,是他如影形随的女徒弟。

爱的欲望,驱使他做了一次大胆的试探。那天晚上,师徒俩值班,在工房里缠电线。他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彼此能感觉到心跳。男师傅比女徒弟大10岁,也是不可能成为佳偶的。他加促了呼吸,鼓足了勇气,起身去关上了房门。可他刚刚坐下,刚要向她表白的时候,她却起了身,扭动腰肢,打开了房门。

他的欲望降到了冰点,他无奈地关闭了心中的那扇门。也许,他如果执意关上房门说话,她未必会再次把房门打开。他是没有勇气啊。她开门的一瞬间,他的勇气被她的举动击得落花流水。其实,他不知道,上帝关门的同时,会打开一扇窗子。他不明白这样的道理。真的,那时候的他,太单纯了,哪里会明白这样的道理?

他干脆利索地剪断了俗根,一咬牙,考取了大学。他离开了工厂,离开了深深暗恋的她。

白驹过隙,日月如风。该过去的都过去了,该让风刮走的,都刮走了。许多年后,他成为一家报社的编辑部主任。每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他,读到了许多有关风花雪月的来稿。很自然的,他会联想到当年的她——可爱的女徒弟。



刘一闻

女徒弟现在怎么样了?还在工厂当电工吗?他不知道,不过偶尔想一想罢了。

直到某一天,一篇自由来稿署着她的名字,才让他感觉到人生如戏。他抑制不住亢奋,按照稿尾标注的电话打了过去。果然,是她,真的是她,当年自己暗恋过的那个她。

于是,他和她有了一次异地约会。她如约而至,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。他和她在酒吧见面了,风姿绰约的她,四射着成熟女人的魅力,几乎将他击倒。好在他读过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,吟诵过柏拉图精神爱恋的诗篇。他迅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和表情,掩饰着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种种失态。

她咯咯地笑着,如咬了口萝卜般清脆。在她的笑声中,他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
他和她开始了师徒情谊的那种倾诉。虽然,这种倾诉方式并不能彻底释放心中的情感,但毕竟为激流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。

他和她已不再年轻,都有了各自的家庭。家庭是个敏感的话题,他和她都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它。他和她说笑啊,说了许多五湖四海的事情,说了许多天南地北的事情。终于,他的话题渐渐向爱情的方向靠拢了。

## 爱情那层窗户纸

秦德龙

“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一个72岁的学者,与自己的女弟子相爱了。女弟子芳龄27岁,年龄之差,被人们引为美谈。有个朋友对学者开玩笑说,女方的爷爷比你小1岁呢,见了面,你也要跟着她喊爷爷呀。学者笑道,是啊,我真得跟着她当孙子呢!”

这个笑话,让她忍俊不禁。她随口说:“真正的爱情是不存在差距的,年龄更不是爱情的差距。”

他的脸庞热了起来。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回头看,他比她大10岁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不过,此时的她,却神态矜持着,没捅破当初那层窗户纸。

她矜持着,也没捅破当初那层窗户纸。

送走了她,他的心,空落了许多。

她的稿件一篇篇飞了过来。多是那种情感细腻的情情语,见花流泪,对月伤神,充满了小女人的情感。

也许,这些稿件就是写给他的。这让他感动的心帆,日复一日地飘在脑海里。

年底,报社召开座谈会,他通知她来开会。

她是最后一个赶到编辑部的。她的手里牵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。小男孩的脸上有几道青紫的伤痕,一看就是个调皮的顽童。他坐在不远的位置上,观察着她和孩子。女作者们围着她和孩子,问长问短。他听见她说,孩子是“小二”时,眼前立即浮现出两只雪亮的灯泡。

“人家都有两只灯泡了,还想啥呢?”他告诫着自己。在告诫自己的同时,心里悄悄打开的那扇门又悄悄地关上了。

他明白,她带小二过来,就是让他看的。

### 现代诗坛

## 贝贝的诗

白荡滩(选一)

好像要下雪。沿途是连绵的矮山、稻田、茶树。每个庄子都有自己的墓地和族谱。像村口苍老的大槐树。秘密的根。穿透死者。延伸到新盖的房屋。逢年过节,辈分最老的老人被敬为上宾,作为礼品带去的。那块肥瘦相间的里脊肉,转了一圈儿。又挂在自家墙上。有个少年十六七,喊我爷爷。虽然我才十四五,而他爸爸叫我舅舅!孩子们在厨房煮着,噎噎着,听着。当我们喝酒;他们垂涎于我们啃着的鸡腿、猪排骨。女人们,女孩子们,上不得厅堂。呆在偏房,偶尔好奇地探出头。

直截了当说喜欢你

画画唱歌。看云的时候什么也不做

的确有过那样一种时刻

大多数时间我用来睡觉或者坐在楼顶喝酒。对面锄地的农民。因为夕阳的照射而显现。温柔的淡黄色调。青青的玉米叶子被风弄出声音。

如果下雨并且下得很大。苦楝树将落下一阵细碎的小花。燕子赶紧躲进屋檐。附近池塘水早就满了。蝌蚪长成青蛙。

外面,天阴沉沉的。好像要下雪。

的确有过那样一种时刻。事物和我之间。建立了恍惚惚的美好关系。我看着你们在全世奔走。但一点也不想知道你们的名字。

那时我脸上的雀斑据说因为吃了太多麻蛋。屋檐下母亲晃动着钟绳。该上课了。那时我两岁。晨雾越来越淡。外婆用竹筐背着我。去割韭菜。

故事

密集的鸟鸣报空空的幽默。不断减少的多余。意味着巅峰已经接近。树下零星的板栗壳。没心没肺。

往学校方向他们顺田埂走得直。遇到沟渠大步一跃。

想像中松鼠探头探脑。我缩回伸向兰花的手。敞开的几个人。带着偏僻的疤痕。群山外。他们面目相似。但缺乏泉水的澄清。

像贝贝那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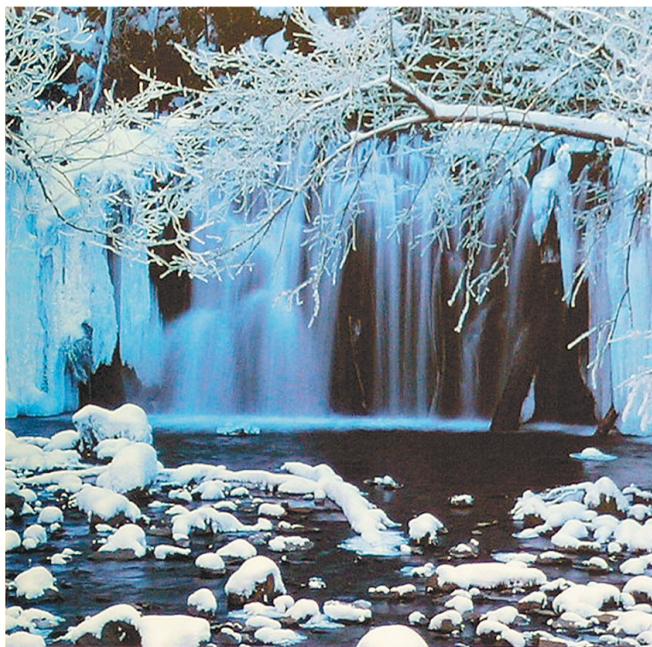
像贝贝那样。手拍着水。眼睛含着水。像贝贝那样。汁液淋漓。

诗人简介:

贝贝,网名魔头贝贝,1973年农历5月12日生于南阳卧龙岗。祖籍安徽安庆,现在河南南阳油田工作。诗作主要发表于网络。



彭力 摄影



凝玉流银 李忠辉

立春位于二十四节之首,有趣的是有时一年交两个立春日,第二年则无立春日。如2009年2月4日(农历己丑年正月初十)和2010年2月4日(农历己丑年十二月廿一)均为立春日,按农历己丑年来说,就是一年两个春,庚寅年则无春。但农村人有自己的说法:“一年打两春,遍地生黄金”,说当年定能庄稼长势好,丰收在望。没春的年份人们称其为“暮糊年”,人们又会说“暮糊年好收田,在于人勤地不闲”。事在人为,不

民谚:“春打六九头,遍地走耕牛”、“春早人更勤,人勤地生金”。春天为四季之首,立春为二十四节的第一节,象征春天的到来,万物复苏。在农耕时代,立春日还要举行庆典活动。立春的头一天为迎春,届时,已当朝帝王要率群臣举行盛大的迎春大典,有的还要亲自扶犁耕地,以示对农耕的重视。过去,在民间还有在立春日天未大明时,农民就在自家的耕地里,面对启明星翻上几锨土,以祈新的一年里风

## 立春与二十四节歌

管当年有立春或是无立春,只要勤干,不怕没饭。有人把没有立春的年份说成是“瞎年”或“寡妇年”,此说法不足为信。

关于二十四节的推算,因为农历五年之间两头闰月,日期很不固定。若按公历则比较有规律,每个月有两节,上半年一般为每月的6日或21日前后,下半年在每月的8日或23日前后。有一首二十四节歌可作参考:

地球绕着太阳转,转完一圈是一年,一年分成十二月,二十四节紧相连。若按公历来推算,每月两节不改变,上半年逢六二一,下半年在八二一,这些就是交节日,相差不过一两天。二十四节有先后,四句口诀记心间: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

罢都很同情,中年汉子却无半点沮丧的样子,笑道:“世界上没有甚么输不起的事,公司倒闭了,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,我还准备东山再起呢!”说完一挥,背起快餐箱吹着口哨大步离开。

这名中国青年,被中年汉子能屈能伸的豁达情怀震撼了,原先的心理压力烟消云散,顿时觉得心清气爽。从此他心无旁骛,集中精力投入到学习和钻研之中,很快成为全校的尖子,后来还得到大科学家冯·卡门教授的好评与器重,破格吸纳他为研究生……这位中国小伙子便是日后成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的科学巨擘——钱学森。

1935年9月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迎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,他是上一年6月从清华大学派来的公费留学生。小伙子满怀科学救国的梦想想来深造,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生活的窘境却困扰着他,令他心神不宁。一天中午,他偶尔听到一个送餐的中年汉子正与几位年轻人聊新型轿车的事,讲得头头是道,大家听得开开心,有人悄悄问他何以懂得这么多,送餐的汉子有点尴尬,但还是爽快回答说,他以前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,因经济萧条企业破产,为了养家糊口,便放下架子干起送餐这行当。大家听

## 没有什么输不起

马佳

有人该问了,我得了高血压,该怎么办?我今天改吃生拌菜行吗?对不起,告诉你,来不及了!为什么?我写的这个饮食十字法,就跟你们社会似的,您开车要遵守交法,弹琴要有指法,吃饭要有吃法……您犯了个小错误,写一个检查,改了就完了;如果您违法了,就该另当别论了。

长期吃降压药的男同志,有几个前列腺不肥大的?降压药是扩张血管的,到前列腺扩不扩?肯定扩嘛!又得吃治“前列腺”病的药,这就多了一种药了,女同志吃降压药的,有几个不尿淋漓的,都不敢走走远路,说尿就尿了,多痛苦!

如何远离高血压 我跟大家讲两个病例,看看中医是怎么看病,怎么辨证施治的。我有一个病人,60多岁,男性,得了高血压。他知道吃降压药的厉害,他不敢吃。他那孝顺的儿子在德国留学,买的是德国的降压药给他父亲吃,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外国的药比国产的好。可是“是药三分毒”,大家记住了这句话!没有副作用的药,哪个国家的药都有副作用!他吃了儿子给他买的德国降压药,两年多的时间,最后还是得了并发症。为什么呢?就是运动

神经原萎缩了,梗住了,堵住了!什么症状?舌头不能动了,说话不会说了,慢慢吃饭不会吃了……因为咱们吃饭是通过舌头的蠕动,来把食物左右分配,最后吞咽下去。

大家想想,舌头不会动了,怎么把这饭咀嚼了?吃不好是不是咽不下去?肺在下面,胃在后面,是不是咽不好就呛到肺里去?所以他吃饭的时候特别可怕,他一吃饭,就和医院预约随时准备抢救。但是通过我们的食疗,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的,他的舌头能动了,吃饭的难题彻底解决了,血压也逐渐正常了。

还有一个病例,是一个老爷子,当年我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,他已经79岁了。这个病人长期服用降压药,最后脑梗了。这次是第四次发作了,在临床上一般第四次发作就不治了。当时老爷子是半昏迷状态,体温不断升高,医生告诉他的家属,放弃治疗吧,别让老爷子受罪了,没有别的招了。后来他的闺女不死心,找到了我。我到了病房,一摸老爷子的脉,不是死脉!因为他的吞咽能力还有,我的信心就来了,肯定能救活!

怎么把血管里的瘀血化开?怎么把血脂赶紧降下来?吃什么?吃“茄子”!市场上有两种茄子,一个圆的,一个长的。通过我多年亲自做的对比实验,“长条茄子”效果是最好的。怎么吃?“生吃”!为什么吃茄子呢?大家应该都做烧茄子这道菜,都知道做烧茄子是不是揪油特多,最后油都没了,都让茄子给吸走了,我们要是生吃茄子,我们血液里的油是不是慢慢下来了?血脂是不是慢慢下来了?我们血管里瘀血是不是慢慢化开了?

在一天三餐中什么时候吃最好?晚上吃是最好的!为什么?肝是夜里代谢,肝是代谢脂肪的。所以我们晚饭吃生拌长条茄子效果是最好的。吃法很简单,把这茄子椒和茄子都洗干净了,别削皮了,给它切成丝、切成片,搁点芝麻酱、醋、盐一拌,我们每天晚上多吃这些生拌菜。在饮食中,这是“食”

大家想想,舌头不会动了,怎么把这饭咀嚼了?吃不好是不是咽不下去?肺在下面,胃在后面,是不是咽不好就呛到肺里去?所以他吃饭的时候特别可怕,他一吃饭,就和医院预约随时准备抢救。但是通过我们的食疗,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的,他的舌头能动了,吃饭的难题彻底解决了,血压也逐渐正常了。

还有一个病例,是一个老爷子,当年我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,他已经79岁了。这个病人长期服用降压药,最后脑梗了。这次是第四次发作了,在临床上一般第四次发作就不治了。当时老爷子是半昏迷状态,体温不断升高,医生告诉他的家属,放弃治疗吧,别让老爷子受罪了,没有别的招了。后来他的闺女不死心,找到了我。我到了病房,一摸老爷子的脉,不是死脉!因为他的吞咽能力还有,我的信心就来了,肯定能救活!

怎么把血管里的瘀血化开?怎么把血脂赶紧降下来?吃什么?吃“茄子”!市场上有两种茄子,一个圆的,一个长的。通过我多年亲自做的对比实验,“长条茄子”效果是最好的。怎么吃?“生吃”!为什么吃茄子呢?大家应该都做烧茄子这道菜,都知道做烧茄子是不是揪油特多,最后油都没了,都让茄子给吸走了,我们要是生吃茄子,我们血液里的油是不是慢慢下来了?血脂是不是慢慢下来了?我们血管里瘀血是不是慢慢化开了?

在一天三餐中什么时候吃最好?晚上吃是最好的!为什么?肝是夜里代谢,肝是代谢脂肪的。所以我们晚饭吃生拌长条茄子效果是最好的。吃法很简单,把这茄子椒和茄子都洗干净了,别削皮了,给它切成丝、切成片,搁点芝麻酱、醋、盐一拌,我们每天晚上多吃这些生拌菜。在饮食中,这是“食”

## 连载

霍铁龙与警卫员上了船,拱手说道:“谢谢大姐的宴酒。日后大姐顺路到了我那里,铁龙一定倾囊相赠,与大姐一醉方休。” 肖桂英摆手笑道:“铁龙呀,区区一顿小酒,不必放在心上呢。你如果能见到票儿,就说肖爷想见他呢。”

霍铁龙笑道:“放心吧,我见到了票司令,一定把大姐的话带到。后会有期。大姐保重。” 三条小船就鱼贯驶进了芦苇丛中。

肖桂英就在安新一带与日军周旋。又是几年过去,她的队伍逐渐扩大了。到抗战胜利那年,肖桂英的队伍竟然有了千余人。周边的一些土匪和水匪势力,也都被她先后收编了。霍铁龙解放后曾经惋惜地说:“唉!如果肖桂英能在抗战胜利后与我联系,或许我还有可能说服肖桂英,接受共产党的改编。肖桂英的人生道路,或许便会有了另一番景观。真是可惜了机会呢。”肖桂英后来也曾说过,抗战胜利前夕,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员与她联系接洽。共产党并且保证她的队伍不被整编,给她一个独立大队的番号。只是她不愿意受人管束,都先后拒绝了。

肖桂英冷笑说道:“票局长,你怎么亲自来了?你不是想学黄天霸,来拜山的呢?可是绿林不欢迎你这个黄天霸,爷也不欢迎你。爷今天要是杀你的!”她的话音刚落,十几个土匪就持刀冲过来,围住了票儿与董凤池,手中的刀子都架在了他们的肩上。

票儿在易县三区做了一年区长,之后,他调到保定地委,任敌工部副部长。平津战争期间,他曾经担任保定民运副总指挥。之后,在河北霸州任公安局局长,他没有想到,1950年初春,他又被一纸命令调回了保定市公安局。顶着料峭的春寒,票儿带着警卫员董凤池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保定。参加保定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。

保定的土匪活动也十分猖獗,其中最大的一路土匪肖桂英,仍然活跃。她收编了国民党部分残兵之后,还连续吞并招降了刘连雨、赵改乱等几路土匪,迅速地扩大了队伍规模,经常在保定西北一带抢劫。保定驻军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清剿,多因为山区地势复杂,没有多少斩获。更为严重的是,1951年元宵节(2月20日),肖桂英带人去了高阳安国两县,趁着群众赏灯的时候,绑架了十几个干部和群众,做了人质。部队若是尾追清剿,有些投鼠忌器。此时,国民党军统在台湾也给肖桂英发来电报,委任她为国民党反共救国军保定总司令。肖

来,围住了票儿与董凤池,手中的刀子都架在了他们的肩上。票儿咧嘴笑了:“肖大姐啊,你大概是戏文看多了,才这么讲话吧?票儿不是黄天霸,肖大姐也不是窦尔墩啊。”他左右看了看围着他的土匪,鄙视地嘿嘿笑了:“这套玩意儿,我当年也玩儿过的。还是收起来吧。” 肖桂英手下几个首领听得不顺耳,都朝着票儿嚷嚷起来了:“行了,快行了!票儿,别听共产党的话了,什么老百姓当家作主啊。我们听不惯!”

“老百姓都当家作主了,我们还吃什么呢?”

肖桂英鄙视了票儿一眼:“票局长啊,爷说过的,爷不会与官府中人来往。” 票儿摇头叹道:“肖大姐啊,你真是山里呆糊涂了,这都什么朝代了?你如何还是这样说话呢?那里还有什么官府啊,现在是人民政府,都是老百姓当家作主了。” 肖桂英手下几个首领听得不顺耳,都朝着票儿嚷嚷起来了:“行了,快行了!票儿,别听共产党的话了,什么老百姓当家作主了,我们还吃什么呢?”

肖桂英鄙视了票儿一眼:“票局长啊,爷说过的,爷不会与官府中人来往。” 票儿摇头叹道:“肖大姐啊,你真是山里呆糊涂了,这都什么朝代了?你如何还是这样说话呢?那里还有什么官府啊,现在是人民政府,都是老百姓当家作主了。” 肖桂英手下几个首领听得不顺耳,都朝着票儿嚷嚷起来了:“行了,快行了!票儿,别听共产党的话了,什么老百姓当家作主了,我们还吃什么呢?”